

张秉成 主编

歷代詞分類鑒賞辭典

中石題



中国旅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1 号

历代词分类鉴赏辞典

张秉戌 主编

*

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9.625 字数:1600 千

1993 年 1 月第一版 199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7500 册 定价:40.00 元

ISBN 7-5032-0528-8/G·71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凡 例.....	1
序 言	1-3
前 言.....	1-17
篇 目 表	1-21
正 文.....	1-1156
附 录:	
词人小传	1157
词牌简介	1189
词学常用名词术语简介	1202
后 记	1215

爱国类

菩萨蛮

敦煌曲子词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
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思
难申诉，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了两万多卷藏书，其中十分之九为佛经和少量道教经典，此外全是失传多年的文学作品。这批抄本的出世，证明了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件事实：兴起于唐五代的音乐诗歌体裁——词，最早来自民间创作。唐初称当时流行的杂曲歌词为“曲子词”，后来才简称为词。敦煌抄本所辑一百六十余首曲子词，只有少数几首能够考知作者姓名，其余绝大多数无名氏之作，从内容与风格两方面看，可以认定出自民间手笔。

敦煌曲子词内容丰富，反映社会面广，重在表现城市经济生活面貌，多写歌女的恋情、妓女的怨恨、商人的豪富、旅人的离愁，有些篇章也涉及到社会的动乱、征战的痛苦。这里所选《菩萨蛮》，则是抒发沦陷区将士民众爱国情思的，因而意义格外重大。

敦煌曲子词风格清新，具有鲜明的民间艺术特色，感情明快真挚、醇厚亲切，语言通俗朴素、自然生动，焕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味道。《菩萨蛮》一首，正是这样。

看来，这首词是盛唐中叶敦煌一带边防军人所写，真诚地表述了当地将士和民众忠于祖国、渴望回归的心志。上阙自叙本部的威力与功绩：说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出神勇将士的地方，这里的军威武德感召着周围诸多异族部落遥相表示钦佩景仰。此地驻军一向效忠天神所归的大唐王朝，他们守节戍边的劳绩，早已列进中央政府表彰功臣的英名册上。四句白话，朴实无华，其自信之心、忠诚之情却昭然恳切、天真动人。

下阙情绪一转，直接剖白守边将士的内心。原来，上阙之所以那样自叙，是因为这支边防军目前处境艰险，有些不肯臣服大唐的异族部落，阻断了他们与内地的通讯联络，使得他们忠于祖国的恳切心情难于向中央政府申诉。尽管如此，他们信念坚定，毫不动摇，发出了英雄的誓愿：早晚要制服那叛逆的敌军，我们回归祖国怀抱，并教边疆所有异族部落，都来朝拜大唐王朝圣明天子。这后四句，饱含情感，干脆有力。可以想见，作为军歌演唱起来，那音调一定是相当激昂慷慨的。

敦煌曲子词正是为了演唱而谱写的,对于音乐功能方面的考虑,重于文学欣赏方面的要求。加以出自文化素质有限的民间艺人之手,缺乏文采雕饰,较之随后兴起的文人词,艺术品格要差得多。但它们以明快、通俗取胜,作为流行歌曲,或许在群众中能产生更广的社会效应。

(崔道怡)

生 查 子

敦煌曲子词

三尺龙泉剑,匣里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
支金花箭。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
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如果不是近百年前在敦煌石室发现了千多年前的宝贵文献,我们至今可能还不得知民间作者早于文人便创作了一系列供群众演唱的曲子词。从现存敦煌曲子词宽泛的内容看,那些作者的社会面貌相当庞杂:有歌妓,有商旅,有渔民,有热诚恋爱的情侣,有怀念征夫的怨妇,也有守卫疆土的军人。这首《生查子》,看来就是戍边将士的豪迈心声。

可以说它是第一人称写法,一员武将的自我抒张。也可以说它是第三人称写法,客观勾绘一名战士的英武形象。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写法都有共同特色:上阙显现外貌风采,下阙揭示内心活动;上下辉映,形神契合,完整而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个军人忠于祖国的高贵品格。从全篇气势看,理解为词作者的坦诚表白似乎更为恰切稳妥。

这位词作者对自己的英武过人充满自信,他通过描述所戴兵器的精美优良来透露他体格素质的刚劲雄壮:腰悬三尺龙泉宝剑,吹毛断发,寒光闪闪,只是套在鞘里,平时无人得见;但我身佩一张宝弓、百支神箭,这是众人可以看得见的;弓弦一响能落雁,箭羽迸发似金花,我的武艺恁般高强,你们应该不难想见。从而,一帧戎装肖像,一副骄矜神情,活脱脱呈现在读者眼前。

这位词作者之所以这样自负、自豪,并非妄自尊大、徒有其表。他怀有一颗火热赤诚的忠心,他经过一段艰苦卓绝的历程。所以,他有资格毫无愧色大言不惭地宣称:我曾在出生入死的前线冲杀征战,我曾为保卫国家的安全竭尽忠贞。这就使得上阙描写的形态,焕发出了展露精神实质的光彩。原来那志得意满,来自这爱国肝胆。

不仅于此,词作者内心里还怀有宏大志愿:他将要不断地为祖国建立功勋,等待着有一天能得到君王召见。在封建社会里,普通臣民有幸进宫一睹天颜,乃是最大理想、最高荣誉,一般说来非有奇功很难实现。而这位武艺超群又不无文采(假定此词果真出自他手,则可以说他也是民间艺人)的军人,竟然有此决心,确实气概非凡。

尽管作为自白来看，此人性情略显张狂，但他质朴率真、憨直爽朗，也自有其可敬可爱的淳厚模样。这种直白明快的表述风格，正是群众艺术的天然特色。曲子词原是为演唱而作，合格律能悦耳便可流传，因而初时不甚讲究文采。只是后来到了文人手里，在修辞与意境等方面刻意求工，才使词在严整格律时又不再倚重音乐功能，并且与诗分开，正式成为独立一格的文学体裁。那么，读民间词，且赞赏其真挚朴素，对更高的审美境界，就不该苛求了。

（崔道怡）

渔 家 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
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
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仁宗时，西夏经常向南侵扰中原地区，北宋西北边防军事形势紧张。康定元年（1040）八月，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于西北边塞经历了四年之久的镇守边地、抗击西夏的边塞生活。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载：“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数阙，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现仅存此一首。这首词反映了边地生活的艰苦，表现了戍边将士忧国思乡的复杂心绪。

上片写景。“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秋天来了，边塞风光骤然发生了变异，变得愈加荒凉萧索，连回归南方衡阳的大雁都丝毫没有在此留下一下的心意。这里，首句的“异”字用得极妙，一方面，它用于开头，开篇就给读者提供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撩拨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它领起上片的写景，上片所写的边塞秋景皆包容于“异”字当中，为下片的抒情设下了伏笔。次句说“雁去无留意”，雁为候鸟的一种，每年春分后飞往北方，秋分后飞向南方，这本是它的生活习性，无所谓有无“留意”；实际上，词人是以之突出边塞的荒凉，含蓄地写人此时此地的强烈感受。接下来的三句着重描绘边塞战地黄昏时分的苍凉景象：“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军中吹响号角，风号、草动、马嘶、人喊等边地的悲凉之声随之四起；落日斜挂，烟雾缭绕，群山中的一座孤城早已关闭了城门。此三句连用“四面”、“边声”、“角”、“千嶂”、“长烟”、“落日”、“孤城”等七个名词描写边塞景物，又用“连”、“起”、“闭”三个动词勾勒情状，从视、听两个角度极写塞下秋来风景的“异”，荒凉中透着辽阔，肃杀中透着悲壮，静寂中透着紧张，一派战争前线戒备森严的氛围。至此，首句“异”字所包容的边地秋天景色苍凉、战事紧张的境界全出。

下片抒情。“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夕阳西落，天色已晚，忙碌了一天的词人于此闲暇时间端起一杯浊酒；但是，每当此时，思乡之情便涌上心头，他不禁想起万里以外的家乡。“酒一杯”与“家万里”对举，更显思乡情切。然而，此情再切也不能动摇他抗敌报国的决心，所以下面直言“燕然未勒归无计”。“燕然未勒”是借用窦宪的典故，据《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还。现在，抗击西夏尚未取得胜利，因此根本没有还乡的打算。思乡与忧国本来是矛盾的，但在此却以前者服从后者求得了统一。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而且又是出于抗敌卫国的爱国热情，自告奋勇请求出镇延州的，因此，他能凭借高度的责任感，做出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选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的主观愿望同客观实际经常是有距离的，而这种距离愈大则愈容易使人触景生情。所以，当“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深夜，将士们听到极易引起身处边地之感的“悠悠”“羌管”声，看到极易引起思乡之情的“满地”“霜”时，他们便陷入了缠绵的沉思中，以致“人不寐”。“羌管悠悠霜满地”用声、色点染，是写景也是抒情，以景托情，情景交融，使情显得更深沉、更凝重。词的最后发出“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感喟，“将军”感叹年岁已高而壮志未酬，“征夫”感慨未能立功报国而“归无计”。将军为何志未酬，征夫又为何归无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北宋王朝采取了消极防御的对外政策因而导致安边无策。因此，这里抒发的绝非单一的思乡之情，其矛头所指不是隐约可见了吗？结句所写又由个人进而扩展到全体戍边将士，这就升华了词的意境，深化了词的主旨，可谓绝妙之笔，清人彭孙通评此句“苍凉悲壮，慷慨生哀”（《金粟词话》），确实如此。

此词取景虽苍凉，但词旨雄壮，意境开阔，是范仲淹的代表作。更值得称道的是，范仲淹突破了北宋初年浮华淫靡的文风，以此词反映了边塞生活，开拓了词的新境界，更开了边塞词的先声，因此，从词的发展史来看，此词在词史上亦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纪元始）

江 城 子

苏 轼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是苏轼被贬为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知州第二年所作。

仁宗、神宗时期，北宋朝廷虽先后同辽和西夏订立过屈辱的和约，但他们的军事威胁还是很严重的。神宗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入侵环、庆二州，次年又陷抚、宁诸城；熙宁八年(1075)七月，宋与辽勘界又失地七百里。总之，辽和西夏的侵扰，仍是北宋的主要边患。当时，虽然苏轼由于“与介甫素异”而身处一贬再贬的处境，但他仍念念不忘国家安全，对西北边地的战事非常关心，“乙卯(1075)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傅藻《东坡纪年录》)此词。全词借写一次会猎的场面与豪情，表达自己渴望驰骋疆场、报效国家的迫切愿望。

上片写会猎。词以“老夫聊发少年狂”起句，开门见山粗抹一笔：我姑且要发一发年轻人的狂劲儿。这里的“聊发”和“少年狂”很耐人寻味。“聊发”正是词人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而内心深处郁结已久的满腔苦闷无法抑制的迸发；“少年狂”则说明其雄心未灭、壮心不老。接着紧扣“狂”字，层层深入地写去。先正面从“老夫”这个点上写其狂态：“左牵黄，右擎苍。”《梁书·张充传》：“值充出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词人左手牵着黄色的猎犬，右臂架着苍鹰，宛如年少出猎的张充，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再从面上铺写会猎队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众多的随从头戴锦帽，身穿貂皮衣，骑着骠勇骏马风驰电掣般地驰骋于平坦的山冈。这里，“千骑”形容骑马随从的人数众多，而“卷”字更是一字千金，它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会猎队伍英武强大的阵容和排山倒海的气势。此二句落笔于“千骑”，其意却在衬托“老夫”一马当先、指挥若定的形象，进一步表现“老夫”的狂态。然后又点面结合写会猎场面及“老夫”的壮举：“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孙郎，指三国时的孙权。《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建安)二十三年(218)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庾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此三句说，为了酬答全城的人跟随我观猎的盛情，我要像三国时的孙权一样，乘马亲手射虎。这里，词人以孙权自况写射虎壮举，不但形象地表现了他无所畏惧的精神风貌，而且为下片写“西北望，射天狼”做好铺垫，而用夸张手法写倾城出动观猎的壮阔场面，则不仅反映出作为太守的苏轼与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又使“老夫”的狂态得到更深一层的表现。上片场景阔大，气势奔放，“老夫”狂态栩栩如生。

下片抒发报国之情。“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承上启下，既是上片射猎的延续，又为下面跳出射猎范畴做好准备。过片由“酒酣胸胆尚开张”翻进一层写“老夫”狂态。畅饮之后，胸怀更加开阔，胆气更加豪壮，“鬓微霜”虽然隐隐透露出词人的失意之情，但失意并不失落，词人对待失意采取的是“又何妨”的旷达的人生态度，这是对自己年岁虽老但雄心未减的自评。接着，词人从射猎范畴一跃而出，直抒胸臆，将词意猛然升腾：“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据《史记·冯唐列传》载，汉文帝时，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一带，包括山西省西北部分地区)太守魏尚打败匈奴后，因所报杀敌首级比实际多了六颗，获罪削职。中郎署长冯唐认为处罚太重，向文帝进谏，文帝纳谏并令冯唐持符节赦免魏尚，依旧为云中太守。这里，东坡以魏尚自喻，其意是希望宋神宗做一

个贤明的皇帝，能委派自己担负戍守边疆的重任，从而实现“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射天狼”典出《楚辞·九歌·东君》的“举长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亦名犬星，象征侵略，这里借指辽和西夏。东坡抗击敌人的壮志和决心似滚滚狂流奔泻而出，把自己献身边陲的激荡情怀推向最高层次，亦把“老夫”的狂态写足、写透。他要手挽雕弓，奋力把弦拉得如满月形状，朝着西北方向，射死前来入侵的敌人。苏轼在同一主题的《祭常山回小猎》诗中也抒发了同样的爱国热忱：“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说苏轼“意取西凉主簿谢艾事，艾本书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轼为将，亦不减谢艾也。”

这首词是苏轼最早的一首豪放词。全词笔力雄健，音调高昂，感情充沛，形象鲜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词中不但描写了“习射放鹰”的壮阔场面，也把东坡那年老而不松懈，失意而不颓废的豁达进取、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淋漓尽致，读来感人至深。（张莉新）

六 州 歌 头

贺 铸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似黄梁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贺铸是有特殊经历、带有侠士风采的词人。《宋史·文苑传》载，铸“长七尺，面铁色，眉骨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少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而“竟以尚酒侠气，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这首词，是这位才高于世、性情豪爽的词人的身世自述，也是他赤诚胸怀的坦露，全词如奔涌的怒涛倾泻而出，表现出一种“直率”的风格。

对于“直率”，梁任公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向来写感情的，多半是以储蓄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有一类情感，是要忽然奔进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

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借，是一点用不着的。……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而且说，这种“直率”，“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这种直率的风格，首先体现在此词的内容和写法上。

词的开头，没有采用词人所惯用的即景生情或刻画气氛的写法，而是胸臆直陈，挥洒而出。“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是对上片的概括，也是全词的张本。接下五句，写少年侠士的精神风貌：他重然诺，轻生死，肝胆照人，义重如山，一有相许，便生死与共。就中“毛发耸”一句，由杜工部“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化出，活脱脱写出一个扶弱抑强、主持正义的英雄形象。这实际上也是少年侠士们的群体形象。

接着的十一句像电影摄影师，采用“蒙太奇”手法，把三个动态镜头呈现在观众面前：城东壮游、酒店豪饮、郊野射猎。这就把词人当年豪放不羁的侠士生涯，极为生动地描绘出来。侠士们或推雄矜勇，联鞍而行，轻车骏马，其去如飞，顷间便奔过城东；或酒家欢会，开怀畅饮，如鲸吸百川，虹饮釜澳，连酒瓮也呈现出诱人的春色；或牵黄擎苍，骑卷平冈，雕弓轻挽，羽箭疾发，走兽的洞穴，被一扫而空。这一组镜头，真是豪情逸兴，神采飞扬、声势赫赫。就在这个当儿，词人却用“乐匆匆”一句，戛然收束上片，恍如力挽奔马，刚才还生龙活虎，立时便寂然无声了。

过片，“似黄粱梦”一句，恰与上片结句相应。两句既是从回忆到现实的转捩点，也是全词的“眼”，是词的主意所在。接下的十句，写辞别京城，友人离散，伴明月，荡孤舟，沉于下僚，琐务缠身，建功立业的雄图全成泡影。“笳鼓动，渔阳弄”，化用《长恨歌》中“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诗句，这绝不是杞人之忧，而是对北宋王朝国难当头、日趋没落形势的清醒认识。以下四句，叹息自己一心报国，却不能像终军那样，请取长缨，奔赴沙场，以致于自己身佩的宝剑，也在萧瑟西风中发出愤怒不平的吼声。读来真令人怫然变色，扼腕切齿。结末三句，再化用嵇康“目断征鸿，手挥五弦”句：可恨的是，只能眼睁睁望断衡阳雁去，以弹琴来寄托心中的惘惘之气了。

全词将今昔生活作了强烈对比：少年时入汴京，心雄万夫，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何其壮哉！而今远涉江湖，任职闲冗，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又何其悲也！胸中块垒，剑拔难平，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满腔悲愤，不由他不喷洒而出。所以，他“直书其事，尽言写物”（钟嵘《诗品》），不用比兴，纯用赋体写出。这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直率”。

在选用词调和用韵方面，也显示出“直率”这个特点。

据程大昌《演繁露》：“《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调，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这和词中大量运用三言短句是分不开的。紧密的短句，读起来犹如“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气旋转而下，几乎无处可以停顿，激越、紧张、急促，适于表达豪壮激

烈的思想感情。

用韵方面，凡隔句叶韵、韵位均匀，就形成一种和谐舒缓的气势，适宜表现雍容愉快以及含蓄的感情；反之，句句叶韵或不断换韵，则形成险仄急促的气势，适宜表现紧张激烈以及直露无遗的感情。又，宏亮昂扬韵部宜表激昂亢进，低抑沉重韵部宜表哀怨幽郁。这首词，凡三十九句，竟有三十五句叶韵，几乎句句叶韵；选用宏亮的“东钟”部韵，且兼叶平、上、去三声，参差互叶。如此繁音促节，恰恰烘托出苍凉奋厉的悲壮情感，也恰恰适宜于“奔进的表情法”。

正是因此，夏敬观《手批东山词》说，这首词“雄姿壮采，不可一世”。此词一出，便成为宋代词坛上爱国主义的杰作，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都有继作，可见它对这些爱国词人的深远影响。

（裴松年）

水调歌头

叶梦得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
微路绕斜斜。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
拚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天净水明霞。
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
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雁，
边马怨胡笳。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

叶梦得词，风格颇近苏轼。时人关子东云：“叶公妙龄，词甚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花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东坡。”这首《水调歌头》，则正是他晚年退居卞山时所作，特别能体现其“简淡时出雄杰”的特点。

“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谢榛《四明诗话》）。卞山濒临风光明媚、碧波万顷的太湖，奇石森列，林涧幽美，梦得藏书万卷于此，吟啸自娱。湖光山色自然成了他吟咏的对象，但这个“媒”触发出的感情，却是不尽相同的。此词上片写卞山景色，写得幽美恬淡，读来似觉雍容闲适，而下片所抒发的情感，却反更觉郁愤悲凉，这是运用了“反衬”的写法。

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就是说《诗经·采薇》中，写战士出征时的情景：春光融融，轻风拂面，杨柳依依，多么欢乐的季节。而主人公却被迫离乡背井，愁苦凄凉之情就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相反，归来是喜悦的，却用“雨雪霏霏”衬之，更显示出主人公不畏路途之苦，急于归家时的喜欢心情。这就可见“反衬”手法的特殊表现力。

对卞山景物，本词是分三个层次写出的。

起首四句，描绘出一幅“石林秋景”图。词人居处为卞山之石林。秋色将暮，菊花凌寒盛开，似报知霜降消息。婆婆竹影、盈盈花木深处，掩映着一处小巧的轩堂。从它的窗口望去，崎岖的小路，蜿蜒倾仄，远上寒山，时隐时现。词中“小窗低户深映”句，“映”为“掩映”之意，小窗究为何物所掩映？词中虽未明确指出，实际应是翠竹。石林的石、竹是颇有名气的，也是词人得意之处。他有诗曰：“旧绕山千叠，新添竹一围。”友人刘一止亦有诗记曰：“山行不用瘦藤扶，度石穿云意自徐。夜过西岩投宿处，满身风露竹扶疏。”

接下一层，笔锋陡然一转：“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拚却鬓双华。”内中一个“拚”字尤为紧要。“拚”者，舍弃，不顾也。小晏《鹧鸪天》中“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即用此意。这里说，请问这位山居老人，究竟为了何事，全不顾及岁月轻易流逝，双鬓花白呢？

第三层，则是对此问的回答。这里的“沧海”实指太湖，谓其烟波浩渺，广阔无垠。这里，词人巧妙地运用了园林艺术中“借景”的手法，把一泓太湖碧波，引进画卷之中。于是乎，原来的石林秋景，仅成画卷中的一隅，境界顿时宏阔了。真是“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写之尽哉！”（《园冶·十借景》）太湖碧波进入图卷，这才引出“天净水明霞”这一佳句，而此句又精彩在一个“霞”字之上。试想：“天净水明”本是两主谓结构，固然写出寥廓天宇，空灵澄澈；浩瀚湖水，光洁如镜的景象，也真是够壮、够美的了。而着一“霞”字，才顿觉光彩四溢，绚丽多姿。连原来“净”、“明”二字，也平添了粲然色彩。此所谓传神写照，尽在阿堵了。前面疑问，至此可以做答：有如此秀丽风光，难怪词人“拚却鬓双华”。

上片三层，先写一景，再设一问一答，又引出更壮更美之景，一波三折，如三叠之瀑，曲尽回荡之美。

过片，转入抒情。“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叙述中蕴藏着无限情感。一个“空”字，将词人悲怆失望的心情，和盘托出，与上片的美景，构成强烈反差。

“归来三径重扫，松竹本吾家”。化用陶渊明“三径就荒，松竹犹存”之句，其感情也是与陶诗相通的。“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自好，寄情于美好自然的道路。词人表面上写的是历经颠簸、重归田园的喜悦，其实骨子里仍然是苦闷的。

接下三句，一个“却”字急转，用“恨”字领起，又以“怨”字相应，接连推出“悲风”、“新雁”、“边马”、“胡笳”，画面凄凉，感情悲怆。透过这些画面，我们似乎看到了悲风瑟瑟、胡马萧萧的塞外风光，看到了金兵南下、铁蹄踏踏的悲惨情景，听到了羌管悠悠、归雁哀鸣的声音，听到了中原人民遭受蹂躏、哀声动地的哭喊。这情景，这声音，与“天净水明霞”的旖旎风光，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从中，我们洞见了词人深深的郁愤和强烈的爱国激情。

词的结尾，又化用李白《永王东巡歌》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诗句，强烈地呼唤着像当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谢安那样的英雄人物，能一扫胡尘，匡复河山。词人在另一首《八声甘州》中，曾慨叹：“漫云涛吞吐，无处

问豪英!”同这首词中热烈的呼唤,恰是同样的激情。这又不禁使人想起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和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真是千载悠悠,同怀此感。

(裴松年)

水 龙 吟

朱敦儒

放船千里凌波去,略为吴山留顾。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年华将暮,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南柯梦,遽如许!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但悲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

这首词写于北宋灭亡、朱敦儒逃亡至南方以后。在朱敦儒三卷《樵歌》中,此词“是对国事最关心、写得比较沉痛的篇章”(胡云翼《宋词选》)。全词表达了词人深沉的故国之思,揭露并鞭鞑了南宋朝廷迫害爱国志士的罪恶行径。

上片写故国之思。金人大举南侵,中原广大地区惨遭蹂躏,词人无可奈何不得不离开故乡洛阳,“放船千里”“凌波”而南“去”,“放”、“去”二字真实地写出了他此次南行的沉重心情。正因为怀有如此心情,所以“略为吴山留顾”。吴山,吴地(今江苏省南部)的山,此泛指江南诸山。词人此行并非游山,亦非玩水,是逃难;而逃难途中是无心领略山水佳境的,故只在吴山短暂停留略作回顾。接下来的三句具体写“留顾”所见:“云屯水府,涛随神女,九江东注。”水府,星名,《晋书·天文志上》:“东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神女,宋玉《高唐赋》说,楚王梦见一神女,她自称“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行云,暮为行雨”。九江,长江的九条支流,此指长江。此三句的意思是,广阔无垠的天空云层聚集,众水汇聚的长江滚滚东去,注入大海。如此浑然悲壮的景象,使这位“翩然”南下的北来人油然而发“壮心偏感,年华将暮”的感慨,他虽心怀报国壮志,但人生已至暮年。从字面上看,这两句是写词人感叹自己年岁已老,实现壮志已力不从心了;其实,这中间深藏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情绪,为下片直接抒发“奇谋报国,可怜无用”的悲愤之情作了铺垫。不满现实,自然会怀旧,“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伊、嵩,河南名山伊阙山(在今洛阳市南)和嵩高山(在今登封县北)。巢、由,古代隐士巢父和许由。词人不禁回想起在洛阳的隐居生活和旧日友好,但俯仰之间,他又感到这种生活竟然瞬间消逝了,如同南柯一梦。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载,淳于棼一日在门南大槐树下酒醉后梦入蚂蚁的大槐安国,被国王招为驸马并任命为南柯郡太守,三十年间享尽一切荣华富贵,一

觉醒来方知原是一场梦。对“念伊、嵩旧隐，巢、由故友”，历来评家理解有分歧，笔者认为，这是通过对昔日安稳舒适隐居生活的回忆来抒发词人的故国之思的。因为远离或失去祖国的人，一般是通过对在祖国最美好的生活的回忆，来表现对祖国的怀念，这里亦如此。

下片抒发对南宋朝廷迫害忠义之士罪行的悲愤之情。过片如异峰突起，意味深长地提出：“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回望中原，入侵的金人尚未扫除，抗金救国的英雄在哪里呢？接着，词人自答道：“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白羽，箭的异称，古代以白色羽毛为箭尾，故称白羽。这三句的意思是，并非没有“奇谋报国”之才，只可惜他们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弓箭早已蒙上厚厚的尘土了。正是这样，其时有二十余次上书力请高宗还都、收复失地的抗金名将宗泽，有主张用两河义军收复失地的宰相李纲；但他们都横遭迫害，宗泽为投降派所阻，忧愤成疾，最后连呼过河者三而死，李纲在任职七十五天便被排挤出朝廷，正是“有奇才，无处用。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苏幕遮》）。由此可见，词中的一问一答，固然表现出词人对英雄的渴求和寻觅的急切心情，但主要的是对投降卖国、无视民族危亡的南宋小朝廷迫害爱国志士罪行的揭露和鞭笞。接下来，词人用晋灭吴的典故，表现了他对南宋前途的忧心：“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晋书·王濬传》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王濬从成都顺江而下攻打吴国，吴孙皓铸长达一丈多的大铁锥沉入江中，并在险峻江面处“以铁锁（即铁链）横截”。王濬用数十个大木筏开道。筏遇铁锥，铁锥便附着在筏上被带走；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以把铁链烧断。因此战船顺利通过，大军直捣吴都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迫使孙皓投降。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西塞山怀古》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现在，南宋面临着同当年东吴一样的形势，词人十分担忧晋灭吴的历史很可能在南宋重演。南宋朝廷处在如此困境中而又排斥迫害忠义之士，无意挽救险危的国势，词人对此悲愤已极，万般无奈中，他“但愁敲桂棹，悲吟《梁父》，泪流如雨”。只有敲着桂木做的船桨，像隐居南阳、关心天下大事的诸葛亮一样，泪水纵横地低声唱着《梁父吟》。这里，“愁”、“悲”二字准确地表现了词人痛苦与悲哀的复杂心情，而“但”字又把此种心情的表达推到了极点，深刻地表现了词人的爱国之情。

朱敦儒一生长期隐居，其词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但在国难当头之际，他写下了如此“忧时念乱”的作品，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全词写得凄楚沉痛，不仅表现了自己对危难国事的深切关怀，而且揭露了宋朝一个时代最令人痛心疾首的痼疾——迫害忠良，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

（张莉新）

相 见 欢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

这是朱敦儒南渡后于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城西楼远眺时写的一首小词。全词表现了“靖康之变”后词人念念不忘收复中原，时时牵挂国家前途的一片丹心。

上片写景。“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开头两句点明地点是金陵城西楼，时间是秋季。金陵城西楼（又称“孙楚楼”）在金陵城西北的覆舟山上，面向浩渺的长江，是居高远眺的胜地。西晋诗人孙楚曾来此登高赋诗，从此，不少不同身世、不同遭遇的诗人在这里留下不少不同情调的诗篇。清秋，清冷的秋天，宋玉《九辩》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因此，这一时间、地点的交代，就为避乱南国的词人写的这首词定下了苍凉、悲楚的基调。接下来的一句写倚楼远眺所见：“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举目远望，夕阳的金晖照耀着万里辽阔的大地，一泻千里的长江奔腾翻滚地向东流去。从行文上看，此句所写的景致与近人王国维称之为“千古壮观”的名句“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所写的景致极为相近，颇具雄浑、壮丽之气势；但细细咀嚼，品味，则不难体会到其笔底饱含着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意境。原来，诗人和所有作客他乡的人一样，心中的悲愁如同大江的流水，无穷无尽。显然，这里融情于景，深蕴着词人对南宋国势衰落、前途未卜之现状的深沉忧伤。

下片抒情。“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中原乱”概括了“靖康之变”的全部历史内容。“簪缨”，古代达官贵人帽子上的制饰，此借指达官贵人。靖康二年（1127），金兵俘徽宗、钦宗二帝北去，中原广大地区惨遭兵乱，在此国难当头之时，达官贵人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纷纷逃往江南，被金兵侵占的大好河山何时才能收复呢？这里，“几时收”三个字的分量颇重，含意极深，既是词人、无数爱国志士乃至广大人民对早日收复中原的心愿的直接表露，也是对南宋小朝廷只图苟安江左，不思收复的斥责。最后，词以“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作结，请悲凉的秋风将我的热泪吹到扬州。捎去我忧国忧民的情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当时是南宋抗金前线重镇，曾两次受到金兵的严重侵扰和破坏。值得深思的是，本词不以慷慨激昂的语句，反用如此凄楚的“悲风吹泪”作结，除了吻合开头定下的基调，使全词更添苍凉、凄惻的色彩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出于词人敏锐的洞察，他清醒地认识到，南宋的现状是难以收复中原的。因此，本词采用表露对故土的怀念及亡国之痛的方式来表现词人的爱国之情，就不难

为读者所理解了。

(张莉新)

临江仙

朱敦儒

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天涯海角
信音稀。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月
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
鵑啼。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这是一首时代的哀歌，它“于伤离念乱中寓有沉痛的家国沦亡之感”（胡云翼《宋词选》）。根据词意推断，此词当写于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或十一年（1141）。

上片写离散之苦。一般说来，老百姓最害怕战乱，因为战乱带给他们的只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本词便以“靖康之难”带给人民的如此深重灾难开头：“直自凤凰城破后，擘钗破镜分飞。”凤凰城，京城的美称，这里指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从字面上看，“凤凰城破”是说靖康元年（1126）冬金兵攻破汴京，实际上，这里指的是“靖康之难”的全过程，其结局是北宋灭亡。单从人员角度看，据《宋史·钦宗本纪》载，靖康二年（1127）四月，与徽宗、钦宗二帝同时被俘北去的还有宗室、后妃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战乱中，皇室尚且这般，广大人民遭遇的灾难更可想而知了。词人满怀沉痛心情，以众多的战乱灾难场景中择取了“擘钗破镜分飞”的悲惨一幕，将“靖康之难”带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生离死别的不幸展现在读者面前。“擘钗”和“破镜”皆比喻夫妻分离。钗是古代妇女结发的用品，有两股，夫妻分别时常掰钗为二，各执一股，以做离别念物。白居易《长恨歌》：“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孟棨《本事诗》载，徐德言娶陈后主妹乐昌公主为妻，陈衰，德言谓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于是破镜各执其半，相约于正月十五日卖于都市。而“分飞”二字则形象地说明了“靖康之难”后诸多人离妻别子逃往江南客居他乡悲剧的普遍性，正是“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妻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无名氏《吴歌》）接下来的一句概述夫妻离别后的情状：“天涯海角信音稀。”这句明写他们天各一方，彼此音信全无，实际则深蕴着对金人占领蹂躏广大中原地区的切齿痛恨之情。

长时间的离散，必然导致相思，歇拍两句顺理成章地写别后相思之情：“梦回辽海北，魂断玉关西。”此二句紧扣上面的“天涯海角”用虚写的方法将离别之苦推向高峰。辽海北，指东北边远地区，这里泛指被金人占领的江北广大地区；玉关西，玉门关（在甘肃省敦煌县西）西，这里泛指西北边远地区。逃往江南的人梦中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但梦醒后方知仍处“天涯海角”的异地他乡，不禁

极度悲哀。这里，词人用虚写方法并给返回家乡蒙上虚幻的梦纱，这固然表现了离乡背景的人渴望回家团圆的迫切愿望，但也暗示出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为下片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做好铺垫。上片起句交代背景，然后层层深入写离别之苦，真实地反映了“靖康之难”后宋朝社会离乱苦难的生活现实。

下片写思归之情。“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过片承上接下并出新意：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有亏缺、稀疏的时候，但亦有重圆、聚集的时候，人在“凤凰城破后”离散，怎么就没有返回家乡同亲人团聚的时候呢？“如何不见人归”的提出，使词由长期离散的表面现象骤然深入到内在本质，启人深思。是啊，为什么呢？从主观上看，是这些游子不愿回去吗？肯定不是，古谚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他们归心似箭，连睡梦中都遇“回辽海北”，而“今春还听杜鹃啼”，今年春天仍然听到杜鹃的啼鸣声，更加思念故乡了。杜鹃，即杜鹃鸟，相传为古代蜀帝杜宇死后魂魄所化，鸣声凄厉，能动旅客思乡之情。最后，词人于结尾处用侧面回答的方法揭示了“不见人归”的客观原因：“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一年，两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我年年看从塞北飞向南方的鸿雁，已经看了十四年了；而这十四年中，没有哪一年，南飞大雁带来过北方领土已经收复，可以返回家乡的书信。如此年复一年地雁空飞、人空盼，何时是个尽头呢。词以大雁从未传递过可以回归的消息收束，实在是寄寓了词人对南宋朝廷不思恢复的极大忧愤之情。

“靖康之难”后，朱敦儒从洛阳经由江西逃往两广，饱尝离乱之苦。可以说，这首词是以他亲身的悲惨经历写成的。全词以家仇国恨的核心，从离散这一角度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北宋灭亡后十四年的社会状况，唱出了时代的悲凉声音，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词的感情真挚，情调深沉，读来委实动人。（张莉新）

南 歌 子

吕本中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吕本中在北宋就已官居枢密院编修，南宋时历任中书舍人等职，因向赵构陈述反攻主张，遭到奸佞秦桧打击。他的政治态度表露在文学创作上，常有抒发故国之思的感人篇章。这一首南歌子，便是借旅途感触写复兴愿望的。

北宋灭亡，词人南渡，流离江左，辗转旅途。在一个深秋拂晓，他又打点行装启程。动身时天还没亮，驿路上辉映着残月微光，清晨时来到溪旁，桥板上凝